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二回 錢典史同行說官趣 趙孝廉下第受奴欺

話說趙家中舉開賀，一連忙了幾天，便有本學老師叫門斗傳話下來，叫趙溫即日赴省，填寫親供。當下爺兒三代，買了酒肉，請門斗飽餐一頓，又給了幾百銅錢。門斗去後，趙溫便躊躇這親供如何填法，幸虧請教了老前輩王孝廉，一五一〇的都教給他。趙溫不勝之喜。他爺爺又向親家方必開商量，要請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，隨時可以請教。方必開一來迫於太親翁之命，二來是他女兒大侄子中舉的大事，還有什麼不願意的？隨即滿口應允。趙老頭兒自是感激不盡。取過歷本一看，〇月〇五是個長行百事皆宜的黃道吉日，遂定在這天起身。因為自己牲口不夠，又問方親家借了兩匹驢。幾天頭裡，便是幾門親戚前來送禮餞行，趙溫一概領受。

（門斗：學裡的公役。）

（親供：指秀才中舉後到學台官署填寫年齡、籍貫等手續。）

閑話少敘。轉眼之間，已到〇四。他爺爺，他爸爸，忙了一天，到得晚上，這一夜更不曾睡覺，替他弄這樣，弄那樣，忙了個六神不安。〇五大早，趙溫起來，洗過臉，吃飽了肚皮。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。少停一刻，方必開同了王孝廉也踱過來。趙溫便向他爺爺、爸爸磕頭辭行。趙老頭兒又朝著王孝廉作了一個揖，托他照料孫子，王孝廉趕忙還禮不迭。等到行完了禮，一同送出大門，騎上牲口，順著大路，便向城中進發。

原來幾天頭裡，王鄉紳有信下來，說趙世兄如若上省填親供，可便道來城，在舍下盤桓幾日。所以趙溫同了王孝廉，走了半天，一直進城，投奔石牌樓而來。王孝廉是熟門熟路，管門的一向認得，立時請進，並不阻擋；趙溫卻是頭一遭。幸虧他素來細心，下驢之後，便留心觀看。只見：

門前粉白照牆一座，當中寫著「鴻禧」兩個大字，東西兩根旗杆。大門左右，水磨八字磚牆。兩扇黑漆大門，銅環擦得雪亮。門外挂著一塊「勸募秦晉賑捐分局」的招牌。兩面兩扇虎頭牌，寫著「局務重地」「閉人免進」八個大字。還有兩根半紅半黑的棍子，挂在牌上。大門之內，便是六扇藍漆屏門，上面懸著一塊紅底子金字的匾，寫著「進士第」三個字。兩邊貼著多少新科舉人的報條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，算來卻都是同年。兩邊牆上，還挂著幾頂紅黑帽子，兩條皮鞭子。

門上的人因為他是王孝廉同來的人，也就讓他進去。轉過屏門，便是穿堂，上面也有三間大廳，卻無桌椅台凳。兩面靠牆，橫七豎八擺著幾副銜牌；甚麼「丙子科舉人」、「庚辰科進士」、「賜進士出身」、「欽點主政」、「江西道監察御史」。趙溫心裡明白，這些都是王鄉紳自家的官銜。另外還擺著兩頂半新不舊的轎子。又轉過一重屏門，方是一個大院子，上面五間大廳。

（半紅半黑的棍子：原為衙役使用的水火棍，一半紅一半黑，挂在門外以示為威嚴。）

其時已是〇月，正中挂著大紅洋布的板門帘。前回跟著王鄉紳下鄉，王孝廉給他兩個銅錢買燒餅吃的那個二爺，正在廊檐底下，提著一把溺壺走來；一見他來，連忙站住，虧他不忘前情，迎上來朝著王孝廉打了一個千，問他幾時來的，王孝廉回說「才到」。

那二爺瞧瞧趙溫，也像認得，卻是不理他，一面說話，一面讓屋裡坐。趙溫也跟了進去。原來居中是三間統廳，兩頭兩個房間，上頭也懸著一塊匾，是「崇恥堂」三個字，下面落的是汪鳴鑾的款。趙溫念過「墨卷」，曉得這汪鳴鑾就是那做「能自疆齋文稿」的柳門先生，他本是一代文宗，不覺肅然起敬。當中懸著一副御筆，寫的「龍虎」兩字，卻是石刻朱拓的，兩邊一副對聯，是閻丹初閻老先生的款；天然幾上一個古鼎、一個瓶、一面鏡子，居中一張方桌，兩旁八張椅子、四個茶幾。上面梁上，還有幾個像神像龕子的東西，紅漆描金，甚是好。趙溫不認得是什麼東西，悄悄請教老前輩。王孝廉對他說：「這是盛『誥命軸子』的。」

（墨卷：即考生墨寫的卷子。）

（誥命軸子：誥命，皇帝對五品以上的官員的封典；把誥命裱成的錦軸。）

趙溫還不懂得什麼叫「誥命」，正想追問，裡頭王鄉紳拖著一雙鞋，手裡拿著一根旱煙袋，已經出來了。王孝廉連忙上前請了一個安，王鄉紳把他一扶。跟手趙溫已經爬在地下了，王鄉紳忙過來呵下腰去扶他。嘴裡雖說還禮，兩條腿卻沒有動，等到趙溫起來，他才還了一個揖。分賓坐下。趙溫坐的是東面一排第二張椅子，王孝廉坐的是西面第二張椅子，王鄉紳就在西面第三張上坐了相陪。王鄉紳先開口問趙溫的爺爺、爸爸的好。誰知他到了此時，不但他爺爺臨走囑咐他到城之後，見了王鄉紳替他問好的話，一句說不上來，連聽了王鄉紳的話，也不知如何回答。面孔漲得通紅，嘴裡吱吱了半天，才回了個「好」字。王鄉紳見他如此，也就不同他再說別的了，只和王孝廉攀談幾句。

言談之間，王鄉紳提起：「有個舍親，姓錢號叫伯芳，是內人第二胞兄，在江南做過一任典史。那年新撫台到任，不上三個月，不知怎樣就把他『掛誤』了。卻不料他官雖然只做得一任，任上的錢倒著實弄得幾文回來。你們一進城，看見那一片新房子，就是他的住宅。做官不論大小，總要像他這樣，這官才算白做。現在他已經托了人，替他謀幹了一個『開復』，一過年，也想到京裡走走，看有什麼路子，弄封把『八行』，還是出來做他的典史。」王孝廉道：「既然有路子，為什麼不過班，到底是正印。」王鄉紳道：「何嘗不是如此。我也勸過他幾次。無奈我們這位內兄，他卻另有一個見解。他說：州、縣雖是親民之官，究竟體制要尊貴些，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，下不得手，自己不便，不免就要仰仗爺爺同著二爺。多一個經手，就多一個扣頭，一層一層的剝削了去，到得本官就有限了；所以反不及他做典史的，倒可以事事躬親，實事求是。老侄，你想他這話，是一點不錯的呢。這人做官倒著實有點才幹，的確確確是位理財好手。」王孝廉道：「俗話說的好，『千里為官只為財』。」王鄉紳道：「正是這話。現在我想明年趙世兄上京會試，倒可叫他跟著我們內兄一路前去，諸事托他招呼招呼，他卻是很在行的。」王孝廉道：「這是最好的，還有什麼說得。」當下王孝廉見王鄉紳眼睛不睬趙溫，瞧他坐在那裡沒得意思，就把這話告訴他一遍。趙溫除了說「好」之外，亦沒有別的話可以回答。王孝廉又替他問：「錢老伯府上，應該過去請安？」王鄉紳道：「今天他下鄉收租去了。我替你們說好，明年再見罷。」當下留他兩人晚飯，就在大廳西首一間，住了一夜。次日一早起身，往省城而去。於是，曉行夜宿，在路非止一日，已經到了省城，找著下處，安頓行李。

（掛誤：官員因受牽累而去職。）

（開復：復職。）

（八行：信，因信箋印為八行，故稱。）

（過班：過通關係而升官。）

且說趙溫雖然中舉，世路上一切應酬，究未諳練。前年小考，以及今年考取遺才，學台大人，雖說見過兩面，一直是一個坐著點名，一個提籃接卷，卻是沒有交談過，這番中了舉人，前來叩見，少不得總要攀談兩句。他平時見了稍些闊點的人，已經坐立不安，語無倫次，何況學台大人，欽差體制，何等威嚴，未曾見面，已經嚇昏的了。虧得王孝廉遇事招呼，隨時指教，凡他所想不到的，都替他想到。頭一天晚上，教他怎樣磕頭，怎樣回話，賽如春秋二季，「明倫堂」上演禮一般，好容易把他教會。又虧得趙溫質地聰明，自己又操演了一夜，頂到天明，居然把一應禮節，牢記在心。少停，王孝廉睡醒，趙溫忙即催他起來洗臉。自己換了袍套。手裡捏著手本。王孝廉又叫他封了四吊錢的錢票，送給學台大人做「贄見」，另外帶了些錢做一應使費。到了轅門，找到巡捕老爺，趙溫朝他作了一個揖，拿手本交給他，求他到大人跟前代回，另外又送了這巡捕一吊錢的「門包」。巡捕嫌少，講來講去，又加了二百錢，方才去回。等了一會子，巡捕出來說：「大人今天不見客。」問他親供填了沒有。趙溫聽說大人不見，如同一塊石

頭落地，把心放下，趕忙到承差屋裡，將親供恭恭敬敬的填好，交代明白。一應使費，俱是王孝廉隔夜替他打點停當，趙溫到此不過化上幾個喜錢，沒有別的嚙索。當下事畢回寓，整頓行裝，兩人一直回鄉。王孝廉又教給他寫殿試策白折子，預備來年會試不題。

（遺才：科舉考試的名詞，指秀才未列於科考前三者，可以再參加「錄科」和「遺錄」考試，凡錄取者可應分試。）

（「明倫堂」：學宮中的禮堂。）

（演禮：指祭孔典禮。）

（贄見：見官員的禮物。）

（殿試策白折子：殿試策，指考策題一種。白折子，是當時考卷的一種。）

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已過新年，趙溫一家門便忙著料理上京會試的事情。一日飯後，人報王鄉紳處有人下書。趙溫拆開看時，前半篇無非新年吉祥話頭，又說「舍親處，已經說定結伴同行，兩得裨益。舊僕賀根，相隨多年，人甚可靠，於北道情形，亦頗熟悉，望即錄用」云云。趙溫知道，便是托王鄉紳所荐的那位管家了。只見賀根頭上戴一頂紅帽子，身穿一件藍羽緞棉袍，外加青緞馬褂，腳下還登著一雙粉底烏靴，見了趙溫，請了一個安，嘴裡說了聲「謝少爺賞飯吃」，又說「家主人請少爺的安」。趙溫因他如此打扮，鄉下從未見過，不覺心中呆了半天，不知拿什麼話回答他方好。幸虧賀根知竅，看見少爺說不出話，便求少爺帶著到上頭，見見老太爺請請安。趙溫只得同他進去，先見他爺爺。帶見過之後，他爺爺說：「這個人是你王公公荐來的，僧來看佛面，不可輕慢於他。」就留他在書房裡住。等到吃飯的時候，他爺爺一定要從鍋裡另外盛出一碗飯、兩樣菜給賀根吃。一應大小事務，都不要他動手，後來還是王孝廉過來看見，就說：「現在這賀二爺既然是府上的管家，不必同他客氣，事情都要叫他經手，等他弄熟之後，好跟世兄起身。」趙家聽得如此，才漸漸的差他做事。

到了□八這一天，便是擇定長行的吉日。一切送行辭行的繁文，不用細述。這日仍請王孝廉伴送到城。此番因與錢典史同行，所以一直徑奔他家，安頓了行李，同到王府請安。見面之後，留吃夜飯；台面上只有他郎舅、叔侄三個人說的話，趙溫依然插不下嘴。飯罷，臨行之時，王鄉紳朝他拱拱手，說了聲「耳聽好音」。又朝他大舅子作了個揖，說：「恕我明天不來送行。到京住在那裡，早早給我知照。」又同王孝廉說了聲「我們再會罷」。方才進去。三人一同回到錢家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錢、趙二人，一同起身。王孝廉直等送過二人之後，方才下鄉。

話分兩頭。單說錢典史一向是省儉慣的，曉得賀根是他妹丈所荐，他便不帶管家，一路呼喚賀根做事。過了兩天，不免忘其所以，漸漸的擺出舅老爺款來。背地裡不知被賀根咒罵了幾頓。幸虧趙溫初次為人，毫無理會。況兼這錢典史是勢利場中歷練過來的，今見起溫是個新貴，前程未可限量；雖然有些事情欺他是鄉下人，暗裡賺他錢用，然而面子上總是做得□二分要好。又打聽得趙溫的座師吳翰林新近開了坊，升了右春坊、右贊善。京官的作用不比尋常，他一心便想巴結到這條路上。

（右春坊、右贊善：官名，在明清，實際上是各翰林院編修等之升轉。）

有天落了店，吃完了飯，叫賀根替他鋪蓋打開，點上煙燈。其時趙溫正拿著一本新科闈墨，在外間燈下揣摩。錢典史便說：「堂屋裡風大，不如到煙鋪上躺著念的好。」趙溫果然聽話，便捧了文章進來，在煙鋪空的一邊躺下，嘴裡還是念個不了，錢典史卻不便阻他，自己呼了幾口煙，又吃些水果、於點心之類，又拿起茶壺，就著壺嘴抽上兩口，把壺放下，順手拎過一支紫銅水煙袋，坐在床沿上吃水煙，一個吃個不了。後來，錢典史被他噪聒的實在不耐煩，便借著賀根來出氣。先說他偷懶不肯做事，後來又說他今天在路上買饅頭，四個錢一個，他硬要五個半錢一個，□二個饅頭，便賺了□八了錢，真真是混帳東西！頭裡賀根聽見舅老爺說他偷懶，已經滿肚皮不願意，後來又說他賺錢，又罵他混帳，他卻忍不住了，頓時嘴裡嘖嘖咕嚕起來，甚麼「賺了錢買棺材，裝你老爺」，還說甚麼「混帳東西，是咱大舅子」。錢典史不聽則已，聽了之時，立刻無明火三丈高，放下水煙袋，提起根煙槍就趕過來打。賀根也不是好纏的，看見他要打，便把腦袋向錢典史懷內一頂，說：「你打你打！不打是咱大舅子！」錢典史見他如此，倒也動手不得，嘴裡吆喝：「好個撒野東西！回來寫信給你老爺，他荐的好人，連我都不放在眼裡！」賀根正待回話，幸虧得店家聽見裡頭鬧得不像樣，進來好勸歹勸，才把賀根拉開。這裡錢典史還在那裡氣得發抖。當他二人鬧時，趙溫想上來勸，但不知怎樣勸的好。後來見店家把賀根拉開，他又呆了半天，才說了一聲：「天也不早了，錢老伯也好困覺了。」錢典史聽了這話，便正言厲顏的對他說道：「世兄！用到這樣管家，你做主人的總要有些主人的威勢才好。像你這樣好說話，一個管家治不下，讓他動不得得罪客人，將來怎樣做官管黎民呢？」

趙溫明曉得這場沒趣是錢典史自己找的，無奈他秉性柔弱，一句也對答不上，只好索性讓他說，自己呆呆的聽著。錢典史又道：「想我從前在江南做官的時候，衙門雖小，上下也有三五個管家，還有書辦、差役，都是我一個人去治伏他們，一個不當心，就被他們賺了去，像你一個底下人都治不服，那還了得！」趙溫道：「為著他是王公公荐的人，爺爺囑咐過，要同他客氣點，所以有些事情都讓他些。」錢典史哈哈冷笑道：「你將來要把他讓成功謀反叛逆，才不讓他呢！這種東西，叫我一天至少罵他一百頓，還要同他客氣！真真奇談！」趙溫道：「既然老伯如此說，我明天管他就是了。」錢典史道：「我並不是要叫你管他，我是告訴你做官的法子。」

趙溫心下疑惑道：「這與做官有甚麼相干？」又不便駁他，只好拉長著耳朵聽他講。錢典史又說道：「『齊家而後治國，治國而後平天下』，這兩句話你們讀書人是應該知道的。一個管家治不服，怎麼好算得齊家？不能齊家，就不能治國。試問皇上家要你這官做甚麼用呢？你也可以不必上京會試趕功名了。就如我，從前雖然做過一任典史，倒著實替皇家出點力，不要說衙門裡的人都受我節制，就是那些四鄉八鎮的地保、鄉約、圖正、董事，那一個敢欺我！」

趙溫雖然是鄉下人，也曉得典史比知縣小；聽他說得高興，有意打趣他，便問道：「請教老伯：典史的官，比知縣大是小？」錢典史欺他是外行，便道：「一般大。他管得到的地方，我都管得到。論起來，這一縣之主還要算是我。有起事情來，我同他客氣，讓他坐在當中，所以都稱他『正堂』。我坐的是下首主位，所以都稱我『右堂』。其實是一樣的，不分甚麼大小。」趙溫道：「典史總要比知府小些。」

（鄉約、圖正：鄉約，奉命在鄉中管事的人。圖正：農村中管本圖魚鱗冊的人；魚鱗冊即為賦役而設的土地冊。）

錢典史道：「他在府城裡，我在縣城裡，我管不著他，他亦管不著我。趙世兄，你不要看輕了這典史，比別的官都難做。等到做順了手，那時候給你狀元，你還不要呢。我這句話，並不是瞧不起狀元。常常聽見人說，翰林院裡的人都是清貴之品，將來放了外任，不是主考，就是學政，自然有那些手底下的官兒前來孝敬，自己用不著為難。然而隔著一層，到底不大順手。何如我們做典史的，既不比做州、縣的，每逢出門，定要開鑼喝道，叫人家認得他是官。我們便衣就可上街，甚麼煙館裡，窯子裡，賭場上，各處都可去得。認得咱的，這一縣之內，都是咱的子民，誰敢不來奉承；不認得的，無事便罷，等到有起事情來，咱亦還他一個鐵面無私。不上兩年，還有誰不認得咱的？一年之內，我一個生日，我們賤內一個生日，這兩個生日是刻板要做的。下來老太爺生日，老太太生日，少爺做親，姑娘出嫁，一年上總有好幾回。」趙溫道：「我聽見王大哥講過，老伯還沒養世兄，怎麼倒做起親來呢？」錢典史道：「你原來未入仕途，也難怪你不知道。大凡像我們做典史的，全靠著做生日，辦喜事，弄兩個錢。一樁事情收一回分子，一年有上五六樁事情，就受五六回分子。一回受上幾百吊，通扯起來就有好兩千。真真大處不可小算。不要說我連著兒子、閨女都沒有，就是先父、先母，我做官的時候，都已去世多年。不過托名頭說在原籍，不在任上，打人家個把式罷了。這些錢都是面子上的，受了也不罪過，還有那不在面子上的，只要事在人為，卻是一言難盡。我這番出山，也不想別的處，只要早些選了出來，到了任，隨你甚麼苦缺，只要有本事，總可以生發的。」說到這裡，忽聽窗外有人言道：「天不早了，客人也該睡了，明天好趕路。」原來是車夫半夜裡起來解手，正打窗下走過，聽見裡面高談闊論，所以才說這兩句。錢典史聽了笑道：「真的我說到高

興頭上，把明兒趕路也就忘記了。」當下便催著趙溫睡下，自己又吃了幾袋水煙，方始安寢。次日依舊趕路不提。

卻說他主僕三人，一路曉行夜宿，在河南地面上，又遇著一場大雪，直至二月二日後，方才到京。錢典史另有他那一幫人，天天出外應酬，忙個不了。這裡趙溫會著幾個同年，把一應投文復試的事，都托了一位同年替他帶辦，免得另外求人，倒也省事不少。不過大幫復試已過，直好等到二日八這一天，同著些後來的在殿廷上復的試，居然取在三等裡面，奉旨准他一體會試。趙溫便高興的了不得，寫信稟告他爺爺、父親知道。這裡自從到京，頭一樁忙著便是拜老師。趙溫請教了同年，把貼子寫好，又封了二兩銀子的贄見，四吊錢的門包。他老師吳贊善，住在順治門外，趙、錢二位卻住在米市胡同，相去還不算遠。這天趙溫起了一個大早，連累了錢典史也爬起來，忙和著替他弄這樣，弄那樣，穿袍子，打腰折，都是錢典史親自動手。又招呼賀根：「貼子拿好，車叫來沒有。」一霎時，簇新的轎車停在門前。趙溫出外上車，錢典史還送到門口。這裡掌鞭的就把鞭子一灑，那牲口就拉著走了。一霎時到了吳贊善門前，趙溫下車，舉眼觀看，只見大門之外，一雙裹腳條，四塊包腳布，高高貼起，上面寫著甚麼「詹事府示：不准喧嘩，如違送究」等話頭。原來為時尚早，吳家未曾開得大門。門上一副對聯，寫著「皇恩春浩蕩，文治日光華」四個大字。趙溫心下揣摩，這一定是老師自己寫的。就在門外徘徊了一回，方聽得呀的一聲，大門開處，走出一位老管家來。趙溫手捧名貼，含笑向前，道了來意。那老管家知道是主人去年考中的門生，連忙讓在門房裡坐，取了手本、贄見，往裡就跑。停了一會子，不見出來。趙溫心下好生疑惑。

原來這些當窮京官的人，好容易熬到三年放了一趟差，原指望多收幾個財主門生，好把舊欠還清，再拖新帳。那吳贊善自從二月初頭到於今，那些新舉人來京會試的，他已見過不少。見了張三，探聽李四，見了李四，探聽張三。如若是同府同縣，自然是一問便知；就是同府隔縣，問了不知便罷，只要有點音頭，他見了面，總要搜尋這些人的根底。此亦大概皆然，並不是吳贊善一人如此。

目下單說吳贊善，他早把趙溫的家私，問在肚裡，便知道他是朝邑縣一個大大的土財主，又是暴發戶，早已打算，他若來時，這一分贄見，至少亦有二三百兩。等到家人拿進手本，這時候他正是一夢初醒，臥床未起；聽見「趙溫」兩字，便叫「請到書房裡坐，泡蓋碗茶」。老家人答應著。幸虧太太仔細，便問：「贄見拿進來沒有？」話說間，老家人已把手本連二兩頭銀子，一同交給丫環拿進來了。太太接到手裡，掂了一掂，嘴裡說了聲「只好有二兩」。吳贊善不聽則已，聽了之時，一骨碌忙從床上跳下，大衣也不及穿，搶過來打開一看，果然只有二兩銀子。心內好像失落掉一件東西似的，面色登時改變起來。歇了一會子，忽然笑道：「不要是他們的門包也拿了進來？那姓趙的很有錢，斷不至於只送這一點點。」老家人道：「家人們另外是四吊錢。姓趙的說的明明白白，只有二兩銀子的贄見。」吳贊善聽到這裡，便氣得不可開交了，嘴裡一片聲嚷：「退還給他，我不等他這二兩銀子買米下鍋！回頭他……叫他不要來見我！」說著賭氣仍舊爬上床去睡了。老家人無奈，只得出來回復趙溫，替主人說「道乏」，今天不見客。說完了這句，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擦，卻把那二兩頭揣了去了。

趙溫扑了一個空，無精打彩，怏怏的出門坐車回去。錢典史接著，忙問：「回來的為什麼這般快？可會見了沒有？」趙溫說：「今兒老師不見客。」錢典史說：「就該明兒再去。」到了明日，又起一個早跑了去。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聲，讓他一個人在門房裡坐了老大一會子，才向他說道：「我看你老還是回去罷，明日不用來了。」趙溫聽了這話，心上不懂。正待問他，老家人便說：「我就要跟著出門，你老也不用坐了。」趙溫無奈，只得依舊坐車回寓。錢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見著，曉得這裡頭有點不對，便把從前要靠趙溫走他老師這條門路的心，也就淡了下來。

過了幾天，恰是初八頭場。趙溫進去，狠命用心，做了三篇文章，又恭恭敬敬的寫到卷子上。聽見人說，三場試卷沒有一個添注涂改，將來調起墨卷來，要比別人沾光，他所以就在這上頭用工夫。誰知到了初二那一天，落太陽的時候，他還有一首詩不曾寫，忽然來了許多穿靴子，戴頂子的，嚷著「搶卷子」。還有一個人，手裡拿著一個大喇叭，照著他嗚嗚的吹，把他鬧急了，趕忙提起筆來寫。偏生要好不得好，一首八韻詩，當中脫落掉四句，只好添注了二十字，把他惱的了不得。匆匆忙忙，收拾了考籃，交了卷子出去。自己始終不放心，直到第二天「藍榜」貼了出來，沒有他的名字，方才把心放下。接連二場、三場，他一連吃了九天辛苦。出場之後，足足困了兩日兩夜，方才困醒。以後就是門生請主考，同年團拜。因為副主考請假回家修墓，尚沒有來京，所以只請了吳贊善一個人。

（藍榜：用藍筆寫的榜。鄉會試時寫作不合規定者，取消參加考試資格，並公布出榜。）

趙溫穿著衣帽，也混在裡頭。錢典史跟著溜了進去瞧熱鬧。只見吳贊善坐在上面看戲，趙溫坐的地方離他還遠著哩。一直等到散戲，沒有看見吳贊善理他。大家散了之後，錢典史不好明言，背地裡說：「有現成的老師尚不會巴結，叫我們這些趕門子，拜老師的怎樣呢？從此以後，就把趙溫不放在眼裡。轉念一想，讀書人是包不定的，還怕他聯捷上去，姑且再等他兩天。」

趙溫自從出場之後，自己就把頭篇抄了兩分出來：一分寄到家裡，一分帶在身上，隨時好請教人。人家都恭維他文章怎麼做的好，一定聯捷的，他自己也拿穩一定是高中的了。就有人來說，四月初九放榜，初八寫榜。從幾天頭裡，他就沒有好生睡覺。到了初八黑早，還沒有天亮，他就喚醒了賀根，叫他琉璃廠去等信。賀根說：「我的爺！這會子人家都在家裡睡覺，趕去做嗎？」趙溫一定要他去，賀根推頭天還早，一定要歇一會子再去。主僕兩個就拌起嘴來。還是錢典史聽不過，爬起來幫著趙溫吆喝了兩句，他才噤哩咕嚕的一路罵了出去。這一天，趙溫就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茶飯無心，坐立不定。到得下午，便有人來說，誰又中了，誰又中了。偏生賀根從天不亮出去，一直到晚不曾回來。趙溫急的跳腳，等到晚上，街上人說榜都填完了，只等著「填五魁」了。賀根知道沒了指望，方才回寓。

（填五魁：五魁，即五經魁，鄉試的前五名，在發榜時是最後從第五名倒填至第一名。）

趙溫見了他眼睛裡出火，罵他「沒良心的東西」。賀根恨極，便說：「還有五魁沒有出來，等我再去打聽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跑了出來，找到一個賣燒餅的，同他商議，假充報子，說他少爺中了會魁，好訛他的錢分用。賣燒餅的依他話，便跑了來敲門報喜。賀根是早在大門前頭等好的了，一見報子來到，也跟了進來。趙溫自然歡喜，問要賞他多少銀子。賀根道：「這是頭報，應該多賞他幾兩。」趙溫道：「賞他二兩。」報喜人嚷著嫌少，一定要一個大元寶。後來還是賀根做好做歹，給了兩一錠。那報喜人去了，賀根跟著出去，定要分他八兩，賣燒餅的只肯五兩。兩個人在那裡吵嘴，被錢典史出去出小恭，一齊聽了去，就說：「賀根，你少爺已經不中進士，不該再騙他錢用。」賀根道：「你老別多嘴。我騙他的錢，與你什麼相干，誰要說破這件事，咱們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叫他等著罷！」錢典史聽了這話，把舌頭一伸，縮不進去，那裡還敢多嘴。只可憐趙溫白送了兩兩銀子，空歡喜了一夜。到第二天，不見人來替他道喜，又買本題名錄來一看，自己沒有名字，才知昨夜受人之騙，氣的一天沒有吃飯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